

欧洲和中亚

2008年8月初,两个欧洲国家10年来首次发生战争。自从1990年代的冲突以来,欧洲在经济、国家安全和确立法治方面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稳定。人们认为冷战后欧洲的安全局势是理所当然的,但这场战争显示这个假设并不可靠,而且当这个假设证明有误时,往往是平民付出代价,并遭受人权侵犯。¹

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就南奥塞梯的领土纠纷发生冲突,而且持续了5天,导致数百名平民丧生,数千人受伤,在冲突最激烈时有将近20万人流离失所。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冲突及随之发生的烧掠,大范围损毁南奥塞梯及其附近地区的平民住房。冲突时使用的集束弹药,不但在发射时摧毁平民的生命和生计,在冲突结束后也是如此。

该地区的经济架构看似稳定,但至2008年年底,全球经济危机进一步显示这一假定可能遭到质疑。有几个欧洲国家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预,来支援他们的经济。而更令人担忧的是,经济衰退会使更多人陷于更贫困的境地,尤其是那些受冲突、歧视或不稳定局势影响的弱势群体。

遭受剥夺

2008年,欧洲各地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仍无法得到许多基本需求。虽然经济危机日益严重,欧洲的一些国家在2008年仍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但欧洲在实现其人民的教育、医疗、安全住房和谋生权利方面,存在一些严重不足。

该地区的贫富差距仍然很大,贫富阶层各自的人权体验截然不同。同一国家中不同群体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在塔吉克斯坦,贫困和失业对妇女的影响尤其严重,使她们更易遭受人权侵犯。

当外部事件或国内管理不善导致服务和物资匮乏时,最贫困的人将会首先体验苦果,并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例如在阿尔巴尼亚,有超过18%的人口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该国的教育、洁净水、健康和社会服务本来就有限,贫困者因此所受的损害最大。中亚地区这年经历了几十年来最严寒的冬天,很多重要的基础设施因此受损,大面积地区面临严重的能源和食品短缺,联合国呼吁对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居民进行紧急援助。

不稳定的局势

和以往一样,“安全”这个词成为推行某些政策和做法的理由,但产生的效果却截然相反——这些政策和做法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而损害人权,使侵犯人权的行为免受惩罚,并使人们更难以逃离迫害、暴力和贫困。

美国将一些囚犯非常规引渡到别国,令他们在那些国家面临虐待。一些欧洲国家合谋进行非常规引渡已是证据确凿,但一直却没有政治意愿来揭露真相。英国在2月承认,美国在2002年至少2次使用了英国的海外领土迪戈加西亚岛,来转移其非常规引渡和秘密拘留计划中的囚犯。此前,英国曾多次声称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此事突显了有必要就参与非常规引渡的指控进行全面、独立的调查。

丹麦、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等国,准备以“外交保证”为由,把涉嫌恐怖份子驱逐到很有可能发生酷刑和其它虐待的国家,但那些“外交保证”是无法监督兑现的。在土耳其,依据反恐法律判定的罪行往往仅根据不充分或不可靠的证据。而英国对反恐措施执行情况的保密,导致不公正的司法程序。

欧洲人权法院在2月作出一项标志性裁决,重申绝对禁止酷刑和其它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该裁决禁止各国将任何人——包括涉嫌恐怖份子和被控威胁国家安全的人,送到人们有理由认为会使他们受到虐待的国家。裁决也为该地区的其它人权问题指明了方向。

酷刑和其它虐待行为是惯常的逼供手段,受害人因种族或身份而无法从司法体制中讨回公道,那些体制也没有对负责确保安全和法治的人追究责任。问责的障碍包括:缺乏迅速联系律师的途径;检察官未能积极进行调查;受害者害怕遭到报复;被定罪的警官仅受轻微处罚;以及缺乏资源充足的独立体制来调查申诉。在波黑、希腊、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西班牙、土耳其、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这些缺陷令逍遥法外的现象成了常态。

由于该区多国政府未能保护妇女免遭家中亲密伴侣施加的暴力,她们因而面临个人安全的威胁。该地区各年龄层和社群的妇女也普遍面对这种虐待,她们遭受各种口头和心理攻击、人身暴力和性暴力、经济控制,甚至谋杀。对妇女的保护存在漏洞,当局没有彻底执行针对此类暴力的现存法律,有关庇护场所和培训相关执法人员的资源严重不足。欧洲理事会在12月决定起草一份或多份条约,设立具有约束力的标准,以防止和保护妇女免遭暴力和家庭暴力,并起诉施暴者。

其它边缘群体在寻求补救或保护时也经常遇到障碍。和往常一样，罗姆人（吉卜赛人）、移民、妇女、贫困者的安全最难以得到保障。

一些人利用欧洲不稳定的局势，通过贩运人口发财致富。他们针对贫困者，利用腐败的制度、缺乏教育和社会崩溃的环境来迫使男女老幼投入家务、农业、制造业、建筑业和旅店餐饮业的工作，甚至是卖淫。

至2月，《欧洲理事会打击贩运人口行动公约》生效，对保护上述的个人权利来说，是重大的进展。《欧洲理事会打击贩运人口行动公约》在2月生效，截至年底，47个成员国中有20个国家已批准了该条约，另外还有20个国家签署了条约。各国现在必须落实条约的要求及其提出的保护，以终止这一“现代”形式的奴役。

难民和移民

一些国家在拦截、拘留和驱逐外国人（包括寻求国际保护的人）时，仍出现侵犯人权的现象。在某些国家，人们无法安全地接触庇护的程序。在另一些国家，寻求庇护的伊拉克人所得到的保护有所减少，一些人被驱逐出境。俄罗斯、土耳其和乌克兰等国强行将寻求庇护者送回到他们的国家，令他们有遭受严重侵犯人权的危机。

联合国难民署报告指出，2008年有6万7千人冒险跨海来到欧洲，数以百计的人死于途中，但确切数字不可能得知。仅在意大利和马耳他，就有约3万8千人抵达，其中大多数人通过利比亚中转来到这两个国家。大多数人申请庇护，超过一半的申请者获得国际保护。但在整个地区，面对大规模和混杂的非正常移民潮，当局典型的反应是继续压制。

欧洲联盟采取了一项令人十分失望的举措，就遣返非正常移民颁布了指令，规定对寻求庇护者和其他非正常移民的最长拘留期限可达18个月，这个期限是过长的。该指令可能降低欧盟成员国现存的标准，并为世界其它地区开创恶例。

排斥和歧视

许多寻求庇护者和移民还在获得服务和就业方面遭受歧视和排斥，并处于极度贫困的环境中。在瑞士等国，庇护申请被拒的人无法得到任何社会福利，令他们饱受排斥和贫困之苦。在德国，移民在劳动权利遭到侵犯时，难以获得医疗和司法补偿，而移民子女只能接受有限度的教育。

许多国家惯常地拘留移民和寻求庇护者，而且关押的条件不适当。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法国的移民拘留所的情况表示担忧，这些拘留所人满为患、卫生状况不佳。荷兰则仅偶尔使用其它方式来代替拘留，对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和人口贩运或酷刑的受害者也没有例外。马耳他的政策是有系统地拘留所有的移民和寻求庇护者，欧洲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容忍委员会认为，该国的种族主义和不容忍现象加剧与此有关。

此外，也有人因为自己的法律身份，或因缺乏法律身份，而受到歧视和排斥。这包括因前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他们的一系列权利因登记和居留问题而遭到限制或剥夺。一些地区仍使用苏联时代的户口体制，即在永久居住地点的登记制度，由于许多限制性的规定可以通过贿赂而解决，可见这个制度成了腐败和谋私的温床。那些没钱行贿的人，很自然地无法参与这个邪恶的制度。

许多少数群体在回到前南斯拉夫一些地区后仍面临歧视，他们难以获得服务和就业，包括公共部门的就业，也难以取回自己的财产或租用权。土库曼斯坦仍实行政策，检查人们三代出身是否都是土库曼人，并限制少数民族的工作和接受高等教育的途径。

许多国家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和不容忍现象，促使人们被排斥于社会或政府之外，并导致进一步的歧视。

移民、罗姆人、犹太人和穆斯林等群体成为一些个人或极端群体的仇恨对象。但对于有种族动机的犯罪，当局经常未能承认其严重性，并缺乏解决问题的政治意愿，导致犯罪者逍遥法外。在捷克和匈牙利等几个欧洲国家，反罗姆人的情绪加剧，并发生了暴力事件，联合国种族主义问题特别报告员后来在11月说：“这些行为显示，现代欧洲的核心存在着针对罗姆人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歧视，问题非常严重，必须用最积极的方式和通过法治处理。”

该地区最明显的系统性歧视是针对罗姆人的歧视，他们在所有国家基本上仍被排除于公共生活之外。罗姆人的家庭无法充分享有住房、教育、就业和医疗服务。许多人的居住地区相当于与外部隔离的贫民窟，水电供应、卫生系统、铺路或其它基本设施十分有限，甚至是完全缺乏。意大利等国对罗姆人实行非法强行搬迁，使他们更加陷于贫困的境地。一些罗姆人仍在科索沃北部的难民营中，无法回到家园，他们的健康遭到铅污染的严重受损。

在一些国家，当局未能使罗姆人儿童全面融入教育系统，而容许或鼓励设立罗姆人的专用学校，并把罗姆人儿童置于为精神病患学生而设的特别班级或学校，这些地方只按缩短的课程表教学。据国际非政府组织“拯救儿童会”提供的数据，波黑只有20%至30%的罗姆人儿童上小学，而罗姆人学龄前教育的比例仅为0.5%至3%。

恶劣的住房条件、人身和文化隔离、贫困以及缺乏交通，也限制了罗姆人儿童的就学能力。对罗姆人的成见损害了他们的前景，并导致他们的权利被进一步剥夺。

阿尔巴尼亚当局仍未能执行法律，为中学毕业或即将成年的孤儿优先提供住房。约有300名已成年的孤儿，仍然合住在破旧的房间中，加剧了他们遭受社会排斥的情况。由于几乎没有学历，他们经常失业或从事低工资的体力劳动散工，或靠政府的最低限度援助而生存。

欧洲联盟认识到该地区许多人仍然面临歧视，因此在7月提议加强其反歧视的法律。

言论

在许多方面，欧洲的许多地区传统上是言论自由和公众参与型政府的灯塔。几十年来，人权捍卫者、非政府组织、当地社区活动人士取得许多成果。但在2008年，在一些异议空间本来就很小的国家，那些试图揭露侵犯人权行为、表达不同观点、追究政府和其他人责任的人，仍无法传出自己的声音，或遭到压制。言论和结社自由也受到压制，人权捍卫者自身仍遭受侵袭。

在土耳其，异议者受到起诉和恐吓。人权捍卫者的工作因无理的起诉而受到阻挠，一些著名的人权捍卫者经常受到刑事调查，另一些人则因自己的工作而遭到不明身份的人或团体威胁。人权组织的工作也受到行政当局的过度审查，法院采取过激的举动来关闭一些网站。一些示威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被禁，而对那些不获批准而进行的示威，当局没有考虑以和平手段驱散，而是经常使用过度武力，土耳其东南部的库尔德族地区的情况尤其如此，那里是本区域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在白俄罗斯，政府仍过度控制公民社会，剥夺人们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政府加强控制媒体，并继续限制独立媒体。一些公共活动被禁，和平的示威者遭到罚款或短期拘留，公民社会活动人士和记者受到骚扰。

在乌兹别克斯坦，言论和集会自由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改进。人权捍卫者、活动人士和独立记者仍因自己的工作而遭打击，当局则否认这样的情况。至少有10名人权捍卫者仍被关押在狱中，忍受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关押条件，他们在经过不公正的审判后被判处长期徒刑。他们联系亲属和律师的途径有限，据报还遭受了酷刑或其它虐待。一些人据报在狱中身患重病。

土库曼斯坦当局对公民社会的独立活动人士和记者开展新一轮的镇压。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报道反对派活动的独立记者和媒体机构遭到骚扰。

俄罗斯动用有关书面和口头诽谤罪的法律，以及打击极端主义的法律，来压制异议，迫使记者与人权活动人士保持沉默。独立记者、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因报道局势动荡的北高加索地区的侵犯人权行为，而遭到政府打击。随着当局越来越不容许独立观点，几名人权捍卫者和反对团体的支持者因表达异议或批评政府，而面临刑事指控。

未经官方认可的宗教团体或派别，仍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遭受骚扰。一些国家仍助长对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群体的不宽容气氛，使他们的声音难以被听到，也难以保障他们的权利。一些国家更阻挠有关的公共活动，或未能全面保护参与者，一些高层政界人士还公开使用恐同言辞。声援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公共活动，在白俄罗斯、立陶宛和摩尔多瓦被禁。波黑首次举行此类活动时，因组织者遭到死亡威胁，以及参与者受到人身袭击而提前结束。由于一些政界人士和媒体机构进行恐同活动，该节日受到恐吓气氛的笼罩。在土耳其，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身份的歧视，还有执法人员对变性者使用暴力的指控也一直存在。该国的一家法院还下令，关闭一个支持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权利的组织，理由是该组织的宗旨“有违道德价值和家庭结构”。

结论

虽然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阻碍了欧洲和中亚地区所有人民充分实现人权，但2008年也有一些积极进展，这些进展必须要在未来继续得到推动。废除死刑的积极趋势仍然持续，乌兹别克斯坦和其邻国一样，终于也废除了死刑，这使白俄罗斯成为欧洲和中亚地区唯一保留死刑的国家。

土耳其的司法部长在10月向一名在关押时死亡的男子的家人致歉，并承认该男子可能因遭受酷刑而死亡，这是首次出现的声明。其它部门也必须采取行动追究责任，及作出补偿。

该地区许多侵犯人权的人仍逃脱法网，但前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被捕，并被转交给国际司法机构，这是解决前南斯拉夫犯下战争犯罪，将有关人士绳之以法的重大进展。现在的挑战是如何令地方层面采取同样的举措。在南斯拉夫解体后形成的一些巴尔干国家，其国内法院没有作出足够和全面的努力，从而经常导致不受惩罚现象持续存在。

欧洲经常在确保该地区的人权保护方面缺乏政治引领。许多欧洲国家还缺乏政治意愿来履行其义务。

Public

Formatted: Tab stops: 6", Right + Not at 5.77"

Formatted: Font: Amnesty Trade Gothic Light, 10 pt, Complex Script Font: 10 pt

问责体制必须要确保有效保护人权。欧洲联盟必须和欧洲理事会一起，承担起消除歧视、贫困和不稳定局势的责任。

2008年年底在问责方面有重大进展：这证明了人们争取被倾听、被重视和被接纳的努力是有成果的。12月25日，黑山政府正式承认其对1992年“驱逐”波斯尼亚难民行动所负的责任。

这些难民的亲属曾对政府进行诉讼，就其亲人所遭受的强制失踪而索赔。虽然法院裁定要赔偿给这些亲属，但政府对每项裁决都进行了上诉。这样做实际上是阻挡了受害者实现其获得补救和赔偿的权利。

但政府在12月通知这些亲属的律师，政府将向所有受强制失踪影响的193人提供赔偿。他们包括波斯尼亚塞族军队在福卡（Foča）的集中营的9名幸存者，他们的28名家人和156名妇女和儿童，以及83名遇害男子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在这些男子被杀前，黑山警察对他们实行强制失踪，并把他们交给波斯尼亚的塞族部队。

代表45名受害者家人的律师德拉甘（Dragan）和普莱雷维奇（Tea Prelevic）致函国际特赦组织，信中说：“所有的家人都感到如释重负，16年来政府一直否认其罪行，现在他们终于感到讨回了一些公道。这是一个里程碑，我们希望这会给黑山和整个地区的所有战争犯罪受害者带来积极影响...我们很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你们的支持，所有这些悲痛至极的勇敢妇女、儿童和男子就不会取得今天的成果。”

Formatted: Font: Amnesty Trade Gothic Light, 10 pt, Italic, Complex Script Font: 10 pt, Italic

Formatted: Tab stops: 6", Right + Not at 5.77"